

小說

李寬定選集

短篇小說

短篇

第二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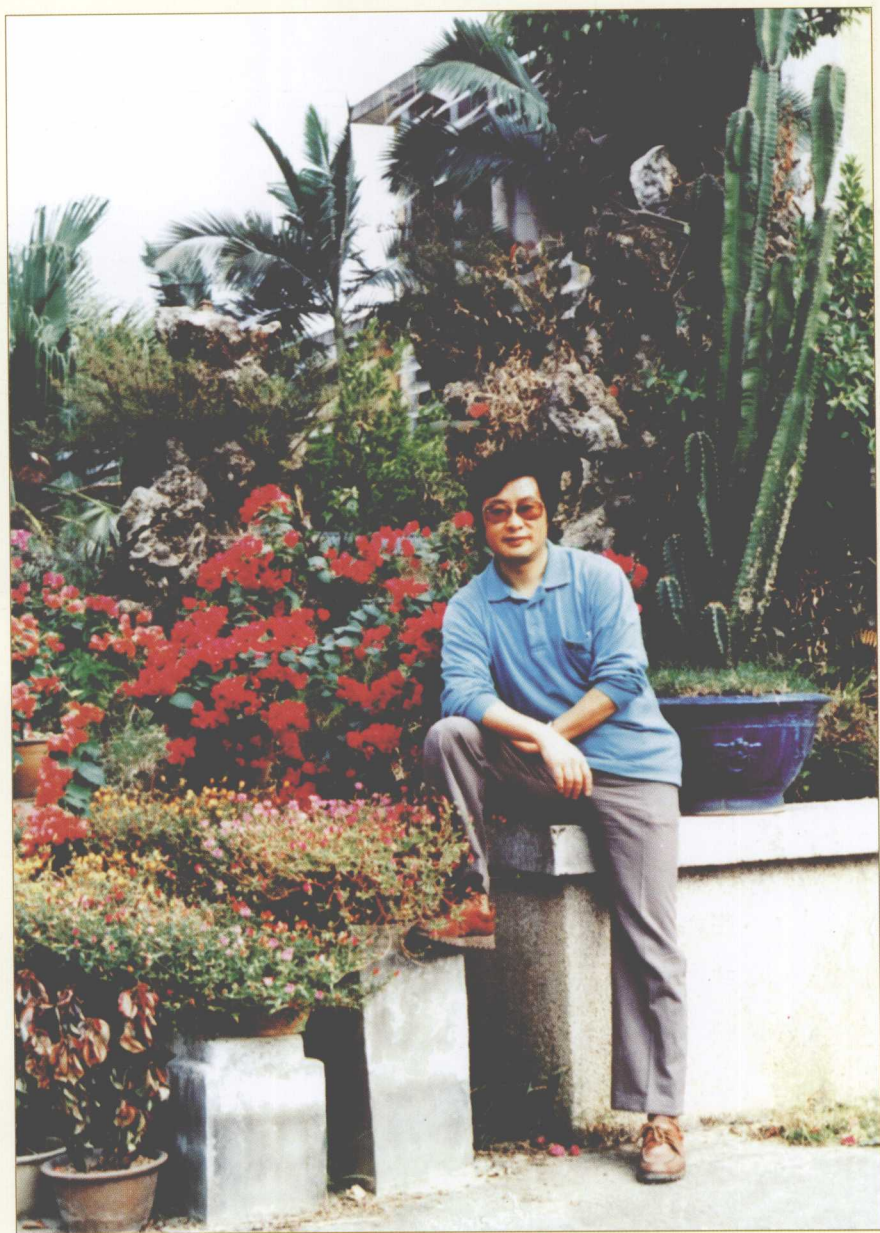
1979(贵阳) 担着离愁怀揣希望只身来到贵阳。



1983(贵阳) 总算给了妻儿一个家。



1984(贵阳) 踌躇满志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毕业归来。



1985(南宁) 我也有今天，老子还有明天。



1982(贵阳) 回顾落魄的时候并非就只有清苦。



1982(北京) 带着梦想走进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目 录

短篇小说



村女.....	001
野渡.....	022
山妖.....	035
水碾.....	045
怪人.....	061
首户.....	096
巧娘.....	106
苦闷.....	118
回乡.....	128
乡民.....	136
墙那边.....	149
石洞山.....	163
爱的价值.....	174
生的艰难.....	234
兰姐儿和她的丈夫.....	292

村 女

1

好像是巴尔扎克说的：女人的痛苦比男人的痛苦要多得多！

确乎是这样。

早先，徐小凤最叫苦的还不是肚子饿，也不是受人家的气，那时也没有人给她气受。她最叫苦的是狗子老哭。

狗子是她的弟弟。

弟弟为什么要叫狗子，她不知道。名字是爹给弟弟起的。爹死的时候，妈正在坐月子；狗子才生下来，生下来就爱哭。

妈说，狗子是饿死鬼投胎。

“哭，哭，哭！你再哭，再哭我明天就把你送给人家！”妈这样说的时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朝狗子屁股上打一巴掌；打了，妈自己也哭了。

每当这个时候，小凤就赶紧把狗子抱过来往外走；给狗子摘喇叭花，拔狗尾草；“弟弟，别哭，我给你捉油蚂蚱。”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

“喂哟！弟弟，你快点看！”她突然间惊叫起来，把狗子的话岔开：“你看天上那朵云，好像头牛！哎哟，好大的牛哟！”

狗子不哭了，扬起脸往天上看，到处找；找不到那头好大的牛，又哭。

她抱着狗子，坐在屋后那高高的大青石上，唱“大姐粉粉白”哄他，讲“老变婆吃弟弟”吓他。哄他吓他都全没有用，狗子就是要哭。她没有办法，只好把手伸到他的胯膀底下去，轻轻拨他的小雀雀儿。

狗子喜欢她轻轻拨他的小雀雀儿。只要她用手指头轻轻挠挠他的腿腿,拨拨他的雀雀儿,狗子就不哭了;泪珠儿还挂在睫毛上,就咕咕笑。

“弟弟,你长大了可莫要干坏事,干坏事被枪毙了,可不怪我。”

她隐隐感觉到,这样做有点儿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只要被狗子哭急了,她又只能这样做。这样做能让狗子不哭。

那时,徐小凤最叫苦的就是狗子哭。

狗子一哭,就“姆姆”、“姐姐”的一个劲儿地喊,喊得她又着急又心痛,却又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她知道狗子没有吃饱,是饿的;她也知道妈妈没有奶水。弟弟吮不出奶水来,就咬妈妈的奶头,痛得妈妈张着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她觉得弟弟可怜,妈妈也可怜。但是,她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有好多回,狗子哭累了睡着了,她就把门闩了,悄悄儿把衣服解开来看。但是,她是那么小又那么瘦;胸脯窄窄的平平的,只有两粒小米米。她又失望又懊丧,哭了。

她好想像妈妈那样,也长两个奶,给弟弟吃。

小凤长狗子十岁。

在她和狗子中间,本来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死了。那个弟弟是什么样子,是怎样死的,她一点儿也不记得。她只记得妹妹死的那天,她还背着她到沈家岩脚去吃奶。妈妈在沈家岩脚背粪种包谷。中午,大太阳,做活儿的人都在枫香树下歇气。妈妈把妹妹从她背上解下来,妹妹已经死了。

妹妹是什么时候死的,她不知道。半路上,她还在给她捉油蚂蚱。

后来,才有了狗子。

狗子生下来,爹就死了,是在水库上被山石滚下来压死的;抬回家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头都压扁了。叔公不准她看,说是看了半夜要做噩梦。但是呢,回龙镇算命的金先生却说,是狗子作怪;说一报还一报,狗子生来就是要找爹妈还债的;还劝妈妈赶紧把狗子送给别人,一定要送给姓郑的,才“镇”得住他;不然,妈妈和狗子都活不长久。爹在水库上被石头压死的时候,她正抱着狗子,在堂屋看二哥给狗子磨米浆。怎么怪到狗子的身上?她不明白。

她喜欢这个小弟弟。

狗子吃饱了的时候,不哭。不哭的时候,狗子就很乖。她背着他在灶房煮猪食,到菜园里去摘南瓜;他就把脸偎在她的背上,摸她的头发,摸她的耳朵;还轻轻舔她的后颈窝儿,舔得她痒痒的。

但是,狗子老是吃不饱,老是哭。她哄不好他,又舍不得打他;见他哭得可怜,她

又心疼又没办法。到头来,狗子哭,她也哭。

当然,这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2

后来,徐小凤最感痛苦的已经不是狗子了。

狗子长大了,又不挑食,不管是南瓜,还是红苕,什么都吃;吃饱了就乖乖儿的,成天拉着她的衣襟跟进追出,姐姐长姐姐短;摔一跟斗爬起来,眼泪汪汪地就赶忙朝她笑,对她说:“姐姐,我没有哭!”

“狗子乖,勇敢,姐姐喜欢你。”

这样说的时侯,她把狗子紧紧的抱在怀里。狗子没有哭,她的眼泪倒挂在眼边忽闪忽闪的。

她是喜欢。

后来,她最痛苦的是看见妈妈那种痛苦的样子。

早先,只是在狗子饿得哭的时候,她才羡慕妈妈有那么大的两个奶子。那时,她还不知道妈妈长得很漂亮。后来,她和妈妈一起去新街子赶场,一起去学校开会,一起走亲戚;见那些男人都老是看妈妈,看得妈妈脸儿红红的。她心里觉得有点儿怪,也忍不住悄悄儿看。越看,越觉得妈妈好看;眉毛那么弯那么长、鼻子那么高那么直;牙齿也白净净的,又整齐。而且,她还发现,那些男人都喜欢帮妈妈的忙,给妈妈做事。有些男人,就是妈妈不喊他,也巴巴儿地跑来给妈妈帮忙。

妈妈好看。男人都喜欢看妈妈,对妈妈好。

有一回,妈妈在黄泥坡割麦子。中午,也是大太阳,她背着妹妹给妈妈送饭去。那时,妹妹还没有死。她看见叔公背着人,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妈妈的碗里,趁势就在妈妈的胸上摸了一把。他搞得那么快,把妈妈吓了一跳,脸儿都红了;但是呢,妈妈红着脸低着头,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看见沈队长端着饭碗走过来,就赶忙扒饭把那几片肉盖住了。等沈队长和叔公走开了,妈妈就把盖在饭下面的肉扒出来给了她,喊她吃了。

她觉得有点儿怪,但她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她半夜里醒来,听见爹和妈在吵架。妈在哭,哭着说:“他自己要往我碗里夹……”

“那么多人,他怎么不往别人的碗里夹?”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长得那么漂亮，还愁没有人给你肉吃！”

.....

小凤没有动也没有出声儿，悄悄儿地听；越听，心里觉得越怪。

妈妈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妈妈没有出门去做活儿；起来后就抱着妹妹坐在灶门前，望着灶火发呆。灶火映着妈妈的脸儿，红红的。火光在妈妈的眼睛里，忽闪忽闪。

妈妈在哭，哭不出声儿来。

小凤心里直跳跳。她不敢出声儿，只是比往天都更勤快。她在灶后洗菜、煮饭、捣辣椒，一边悄悄儿地看妈妈。大概就是那天，她才发现：妈妈真的长得很漂亮。

她很喜欢妈妈，好想长得像妈妈那样漂亮。

但是呢，爹死了以后，妈妈就变了。眼睛总是红红的、泡泡的，红肿着老是不见消散；有时脸儿也黄黄的、瘦瘦的，还长出了好些皱纹。

早先，她只知道妈妈是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大哥在回龙镇的铁匠铺当学徒，只管饭不给工钱，顾不了家里。二哥又在学校读书，只有假期才回来挣点工分。校长老师都说二哥的天资好，读书又努力，三番五次地来给爹和妈说，一定要让二哥读下去。家里供不起，校长就说让二哥住到学校去，帮厨房洗菜劈柴火，给二哥免饭钱。爹死了，家里就只有妈一个人出工，田里的活儿工分多，妈妈又不能做。家里的工分少，年年超支，拿不出超支款，队里不分口粮。妈妈好发愁，话越来越少。收工回来，就坐在阶沿坎上发呆，不住地叹长气。

她可怜妈妈，但是，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看见妈妈坐在阶沿坎上，她就赶忙去给妈妈倒茶，打洗脚水。但是，妈妈不喝茶也不洗脚，把狗子抱在怀里，呆呆地望着远远的地方。她知道妈妈累了，但妈妈却说：“凤儿，你想爹不想？”

“想。”

“妈妈给你……找个爹，好不好？”这样说的时候，妈妈望着天边，不看她；声音也幽幽的、颤颤儿的。

落山的太阳，照着妈妈的脸，红红的。

她突然间好想哭。她不想有个别的爹，但是，她没有说出来，低着头，不吱声儿。

后来，她一天天大了，就渐渐地懂了。庄户人家，家里没有个男人，日子没法儿过。妈妈发愁，不光为家里的日子，还为那些男人的纠缠。

爹死了，那些男人的胆子也大了，有事无事，跑来坐着就不走。尤其是叔公，就是当着她的面，也敢跟妈伸手动脚的，说些不三不四的疯话。妈妈不敢得罪他，躲着

他,天一黑就关门睡了。

爹死了以后,她就和妈妈一起睡。

早先,看见妈妈把门闩了,还用条长凳把门抵了又抵;大热天,也要把窗门关得紧紧的,还把砍柴的弯刀也拿来放在床边。她觉得有点儿怪,不知道妈妈怕什么。

后来,她明白了。

那是一个刮风打雷的晚上。半夜里,她被一阵响声惊醒过来,看见妈妈正跟一个人扭在一起,在地上厮打。那人骑在妈妈的身上,捂住妈妈的嘴。妈妈喊不出声来,光是“唔!唔!”的哼。她吓坏了,抓起床边的弯刀砍了那人一刀,那人才开门跑了。

不知道是她抱住妈妈,还是妈妈抱住她;妈哭,她也哭;把狗子闹醒了,在床上又哭又喊。但是呢,风那么大,雨那么大,又在打雷;她们哭,谁也听不见。

不知道哭了多久,妈放开她去抱狗子,她才赶忙把门关了,点起灯。

妈妈身上的衣服全撕烂了,头发也抓散了,额上碰了好大一个青包,嘴唇被咬得又红又肿,血糊糊的好吓人。

她无意中看见地上那只皮鞋,反帮的,没有带儿。她知道那鞋是谁掉在那里的,好惊愕,忍不住悄悄儿看了妈妈一眼。

妈妈正看着地上那只鞋发呆。

“妈,是叔公。”

她的声音,小小的。妈妈仿佛没有听见,隔了好久,才幽幽地说了句:“他藏在床底下……”

那天晚上,妈妈抱着狗子,她偎在妈妈身边,在床上坐了一夜,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第二天,妈妈抱着狗子,在灶门前呆呆地坐了一个早晨;等做活儿的人都出门下了地,才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来抱着狗子到姨妈家去了,连早饭都没有吃;临出门,嘱咐她:“碰见叔公,埋着头,可不能给人家说,说不得。凤儿,你要懂事。”

她点点头,没有说话。

她懂。妈妈怕她把昨晚上的事情说出去,叔公会恨她们。得罪了叔公,以后发救济款和分回销粮的时候,没有人给她们说话。大队的沈会计是叔公的女婿。叔公不给她们说好话,沈会计不发救济款给她们。

她倚在门边,默默地望着妈妈过了长沟,慢慢地上了对面的垭口,消失在山的那一面,看不见了,心里才突然间难受起来,仿佛妈妈这一去,再也不回来了。

她哭了。

天快黑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回来以后,什么话都没有说,递给她一双胶底布鞋。

就是沈么妹穿的那种!

小凤想有一双这种白底方口的鞋,想了好久好久了。但是呢,她心里却怎么也欢喜不起来。

她发现妈妈从姨妈那里回来,人就变了。仿佛心里有什么事情,老是在想,又老是想不出来,就老是发呆。白天,只要不出门做活儿,就把她和狗子的衣服搜出来补;晚上,早早的就关门上床睡了。但是,她知道妈妈根本就没有睡着。

她发现妈妈半夜里悄悄起来照镜子。

妈妈以为她和狗子都睡着了。其实,她没有睡着。她睡不着,听见妈妈老是轻轻地叹长气,她心里难受。

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盼望着大哥二哥快点回家来。

有一天,沈队长来把她家喂的牛拉走了。因为她们家没有男劳力。

喂牛的工分很高,出的牛粪又能给工分。喂一头牛,顶妈妈出大半年工。但爹死了,大哥二哥又不在家,她们家没有男劳力。要有男劳力的人家才能喂牛,这是队里规定的。

沈队长和妈妈在堂屋里坐了好久好久,不知道是不忍心还是不好意思,老是说:“四嫂,这是队里的规定。”坐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叹了口气,还是把她家喂的牛拉走了。

妈妈垂着眼帘,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那天晚上,大月亮;月光融融的,像水。半夜里,她醒来看见窗门是开着的,好诧异。爹死了以后,那窗门好像就再也没有开过。她悄悄朝妈妈那边看了一眼,见妈妈正在哭,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一颗一颗往外流,流到枕头上。她好惊骇,不敢动,也不敢吱声儿。

融融的月光,照在妈妈的脸上。妈妈的脸儿,白白的,像纸。

第二天早晨,妈妈一起床,她就赶忙爬过去,在妈妈的枕头上摸了一把。

枕头都被打湿了好大一片!

早饭都没有吃,妈妈抱着狗子就到姨妈家去了。小凤倚在门边,默默地望着妈妈过了长沟,上了对面的垭口。

她知道妈妈心里很苦,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心里也很苦,就拼命地做事情。煮饭、喂猪、担粪到菜地里去淋辣椒、淋茄子;她给狗子洗得干干净净的,把狗子带得好好的,想让妈妈高兴。

但是呢,她发现妈妈这回从姨妈家回来,有点儿怪。

她不止一回发现,妈妈老是悄悄儿看她,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妈妈的脸又掉开了。她心里好害怕,总觉得好像要出点儿什么事情。

那是端阳的头一天,姨妈来了,打着一把可以折起来的小花伞。

姨妈一来,妈妈就说:“小凤,去……买斤盐回来。”

妈妈光是这么说,却没有给她钱;况且,家里还有盐呢。小凤知道姨妈要给妈妈说点什么话,妈妈不让她听,故意把她支开。她没有说话,放下手里的猪食桶,悄悄地走了出去。

她从家里出来,不知道往哪里去好。看看檐上的雨,看看山上的雾,她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落寞,连斗笠都没有戴就拿起篮子走了,上山采笋子去了。

雨天,山里连鸟儿的叫声都没有,静静的。山脚的村落山顶的雾,全都死沉沉的没有一点儿生气。

小凤在竹林里慢慢地走,头发、衣服全湿了,雨水顺着头发流进颈子,又流到背心,冷冰冰的。她想哭,就坐在竹林中间的石头上放声大哭了一场。哭了多久?不知道。哭了,心里好过了一些,就坐在那里,剥笋壳。

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间好想听听姨妈和妈妈说些什么。

她跑回来。黑二看见她,远远的就摇头摆尾地跑过来了。她轻轻拍拍它的头,它狺狺地叫了两声就回头跑上了阶沿。她把篮子放在猪圈旁边,就顺着阶沿走过去。

灶房里,姨妈正在说:“……现在有个生产队,大家捆在一起,日子虽然艰难些,好歹还拉扯着可以过下去。万一真的包产到户了,那时各顾各,你怎么办呢?娃娃还这样小。我听人家说,四川有好些地方,田土都分到一家一户了……”

小凤没有听见妈妈的声音,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隔了一会儿,姨妈又说:“家里没有个男人把门户撑起,难啦。小刚虽然大些,但好不容易才人托人的给他找了这条门路,还有两三年就出师了,难道你想把他喊回来?再说,他才那么大,喊回来又能干什么……”

妈妈叹了口气,姨妈就不往下说了,但是呢,隔了一会儿,也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又幽幽地说:“反正,行不行,你自己拿主意。”

“人呢,倒是个好人……”妈妈刚低低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被姨妈打断了:“那

你还犹豫什么？”

.....

小凤蹲在窗下，黑二就趴在她的脚边。她轻轻地挠着黑二的耳根，黑二就乖乖地趴着不动，也不叫。

姨妈和妈妈说的话，她全听见了；但是，却不明白，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姨妈劝妈妈做一件事，妈妈拿不定主意，好为难。

傍晚，姨妈饭都没有吃就走了。

姨妈走了以后，妈妈就一句话都没有再说，吃了饭，早早地就上床睡了；但是，到天亮都没有睡着。她知道。

第二天，雨停了。

山上还飘着白雾，太阳就出来了。

妈妈在甑底煮了两个咸蛋，给小凤和狗子过端阳。她自己呢，却到池塘边去采了一把菖蒲，又到竹林里去采了一把艾；用红布拴着，挂在大门的两边。吃过早饭，才抱着狗子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给狗子捉虱子。

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泡泡的，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小凤站在妈妈的背后，给妈妈篦头发，心里好不安。

端阳，不出工。

赶场的人牵着羊，挎着篮，背着背篋，一群一伙地从当门的大路上走过去。

“妈，你不去赶场？”她问，但她知道妈妈不去赶场。

妈妈没有说话，久久地望着大路上；隔了好久好久，才幽幽地说：“你爹死了四年多了……”

她没有吱声儿。妈妈叹了口气，又说：“你大哥还有两三年才出师，你二哥……妈不能误了他；就算把他喊回家来，也顶不起事……”

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突然间给她说这些话，低着头，不吱声儿。她不吱声，妈妈的声音就越说越低了。

“凤儿，再过两个月，妈就是40岁的人了……”

刹那间，小凤心里猛地跳了一下。她仿佛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明白；怔怔地看着妈妈头上的几根白发。

妈妈突然转过身来，拉住了她的手：“凤儿，妈打算……打算给你找个爹！”

妈妈的手在发抖，声音颤颤的。

小凤低垂着眼帘，没有吱声儿。她感到心里堵得慌，提不起气来，只想哭。但是，她没有哭，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妈妈；从妈妈手里把手抽出来，默默地走开了。

她站在灶头边,不知道要做点什么;看见壁上的刀,就顺手取下来,背起背篋从后门走了出去,上山割猪草去了。

太阳悬在头顶上,阳光垂垂的照射下来,像火。

小凤背着背篋在山上乱走,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心里就好像压着什么很重很重的东西,堵得慌;累了,就坐在枫香树下,望着天边的白云发呆。

不知道回龙镇是不是在那些白云的下面?她好想到回龙镇去,去找大哥,去找二哥……

阳光从密密的树叶中间洒下来,斑斑点点的印在草地上。

她久久地看着草地上那些光斑,看得眼睛花了,黑了,一阵晕眩,就靠在枫香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她梦见妈妈带着一个男人回家来。那个男人站在门口看着她笑,两排牙齿白森森的……

她好怕,赶忙睁开眼睛。

天那么高,山那么远;草地上的光斑,亮得刺眼睛。

她好困,刚要睡着,就被吵醒。她听见狗子在哭,就赶忙坐起来。狗子没有在床上。看见灶房里亮着灯,她就悄悄儿地走了过去;看见妈妈带回家来的那个男人,把狗子脱得光条条的,正按在锅里煮,吓得她大叫……

她醒来,满头汗,浑身软软的,心儿直跳跳。定定神,她才明白自己睡着了,在做梦。

她哭了,大哭了一场。

太阳偏西了,落山了。天边的云,红红的。

她心里很乱,怔怔地望着太阳落到山那面去,又看着一弯新月从山那面升起来。

云那么淡,天那么蓝,星儿亮闪闪的,山野却变得朦胧起来了。

她心里沉沉的,又空空的,说不出的惆怅。她感到孤单,却又不想回家去。

她哭了,啜泣了好久、好久。

妈妈找她来了,抱着狗子,站在她面前默默地看着她。

她赶忙站起来,低着头,不敢看妈妈,妈妈不说话,她也不吱声儿;妈妈叹了口气,转过身往回走。她就默默地跟在妈妈的后面。

从那以后,姨妈又来过好几次。姨妈每次来,妈妈都要把小凤支开。但是呢,却再也没有说过要给小凤找个爹。

妈妈再也没有说过要给小凤找个爹。

小凤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高兴呢,还是难受。她不想再要个别的男人到她家里来。但是,看见妈妈那种郁郁寡欢的样子,她心里又有些不安。她感到对不起妈妈,就拼命地对妈妈好,帮妈妈做事情。

村里的人都说她有孝心。

过了中秋,她就15岁了。满了15岁就算半劳动力,可以到队里做活儿挣工分了。

满15岁那天,大清早,她就拉着李三娘到沈队长家去,告诉沈队长,她15岁了,李三娘证明。

她是李三娘接的生。

从沈队长家出来,她就背起背篋跟着妈妈上坡拔豆子去了。

从那以后,只要队里不放假,她就天天出工,拼命帮家里挣工分。她和村民们一起上山收包谷,下田割稻子;歇工时,她就背起背篋在田边地角割猪草。她只能挣别人一半的工分,但是,每天收工回来,她却比别人多一背篋猪草……

她拼命地做事情,想让妈妈高兴。

村民们一个劲儿地夸她懂事,说她勤快,说:“这姑娘真乖!将来,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人‘蹺倒’她。”

她知道“蹺倒”是什么意思,羞得满脸飞红;但是呢,却把脸调开,望着远远的地方,不吱声儿,假装不懂。

秋收秋种一完,地里没有活儿了,她就跟村民们一起到购销店去剥花生。她比谁都去得早,去了,就用一个厚厚的草凳坐在墙角,默默地剥;听男人们唱情歌,听女人们学哭嫁;听到好笑的事情,就低着头抿嘴儿一笑。她从不插嘴,也没有人注意她。等到腊月十五发工钱那天,村民们看见她红着脸从别人背后走出来,颤抖着手领去那103块钱的时候,才大吃一惊。

剥花生不像在生产队出工,要分男劳动力女劳动力;按剥的斤数给工钱,多剥多得。

她得的工钱,比两个大人的都多。

但是呢,她领回来的工钱,全都给了妈妈,交了队里的超支款。

不交超支款,队里不分口粮。

口粮分回家来的那天晚上,妈妈哭了,她也哭了;说不清是伤心呢,还是高兴。第二天早晨,妈妈从箱子里把那套出门赶场或是走亲戚才穿的衣服,给了她。她穿上妈妈的衣服,就和妈妈分了房间,睡到楼上去了。

她长大了。

她长大了,简直像竹林里的笋子,一天一个样的往上蹿;只看见衣服裤子越来越小,紧紧的箍在身上,把身上那些刚刚突起的地方,都一齐鼓了出来。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她突然间发现有些男人在悄悄看她,就像早先悄悄盯着妈妈看那样。

这发现使她惊讶,使她欢喜,也使她害怕;心里老是跳跳的,脸儿也老是红红的。

她开始小心翼翼地遮掩自己身上那些突起的地方。

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桃树上冒出花骨朵儿的时候,她身上那些该凸起的地方,全都从衣服里面拱起来,再也遮掩不住了。

她长得很快,渐渐地长得跟妈妈一样高了,也就渐渐地明白了妈妈的苦楚。

开春那阵,村里热闹了好多天。队里白天晚上连着开了半个月的会,终于把土地分到一家一户来了,耕牛和农具也分了。

土地分到户了,小凤一点儿不发愁,还好欢喜。她心里暗自盘算:等购销店有了花生,她就去剥;得的工钱就拿去买猪崽。猪多,粪就多。把粪多多的泼洒到田里土里去,一定要把庄稼做得比哪家的都好,收很多很多粮食。大米人吃,包谷喂猪;猪喂肥了就杀了背到新街子去卖……

有粮吃,还有钱花,多好!但是,春天都还没过去,她就欢喜不起来了。

别人家插的秧都转青了,她家的田都还没有犁!

妈发愁,她也发愁。

但是呢,土地刚刚分到户,村民们都憋足了劲儿,恨不能把自己的庄稼做得像朵花,比花还要好,哪有心思和工夫来管她家?

开春土地下户的时候就讲好的,她们和叔公家合喂一头牛,两家共用。喂牛的时候是两家,用牛的时候她们却轮不到手。叔公家把牛霸占着不肯让出来。妈妈跑去找沈队长。但生产队已经成了空架子,队长说话还有谁听?

“芒种”都过了,她家的田都还没有犁。妈妈急,她也急。

小凤急了,瞒着妈妈悄悄跑去找叔公。

叔公家住在村头的沈家大屋。

小凤去的时候,叔公扛着犁牵着牛正要出门。小凤拦住他: